

席绢



冰淇淋文学
最佳休闲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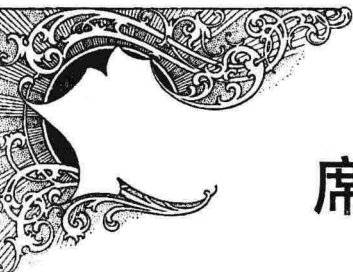
点绛唇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新版
古装系列





席 绢

冰淇淋文学·最佳休闲读物

点 绛 唇



江苏文艺出版社
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点绛唇 / 席绢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9
(2001 重印)

ISBN 7-5399-1285-5

I . 点... II . 席...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688 号

书 名 点绛唇
作 者 席 绢
责任编辑 阡 陌
责任校对 高 隆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滨海县印刷三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125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1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1285-5/I·1194
定 价 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A

腊月，大寒时节。

虽是白雪皑皑的冰天雪地，人们的活动反而热络了。因为年关将近，不仅返乡的游子人潮带动热气，办年货的人又何尝不是雪地冰天中不可或缺的动力来源。

快过年了！

这是寒冷天候中惟一值得人们提起兴致、爬出被窝共同参与的盛会——冬天里的惟一期待。

即使是“瑞苍山”这样的山区小村落，也处处可见年关将近的气息。

叶盼融勒住了缰绳，掀起纱帽一角，一双冷锐的美目往前方打量了许久。雪已停，寒冷依旧，黑色的狐皮披风被风吹得张狂，飞扬在她身后像一方夜幕，妆点得她绝色而冰冷的容颜更令人屏息失魂。那冷艳欺霜赛雪，没得比拟；即使是轻便俭朴的男装，亦无掩她的气势容貌于

点
绛
唇

万一。

她似乎听到了些什么，冷冷扯了下嘴角，奇异地，她闭上眼，将双手暗藏于袖中，似在冥想、似在休憩。

突地！在她所立之地的四方雪地中，迅雷不及掩耳的同时，飞窜出四名壮汉，并在窜出的同时，各自施展了独门武器，一致地射向端坐黑马上那名绝丽女子。由森蓝的寒光中不难猜出刀刃上必然下了剧毒，只消沾上一个血口，便足以一命归阴。

叶盼融的双眼甚至没有张开，只有双手一闪，疾速射出四支柳叶刀，并且抽出腰间的软剑，挥动数朵银花闪耀，每一枚暗器皆被打回原来的地方，或原主的身上。

惨叫声凄绝，但寒风呼啸得益加张狂，没让其它声音专美于前，一一淹没于狂雪疾风之中。四条生命的消逝，对天地而言，并不比一草一木的死亡强过多少。

美艳的少女终于睁开了眼，扫视雪地上的尸体，以及泛滥如泉涌的血液，冷淡而不夹温度地自语：

“多可笑！这样恶贯满盈的匪徒，也是流着红色的血。”

飞身下马，她没一丝情绪波动，利落地砍下四颗官府要的人头，投入麻袋中。她原本想走了，但却踌躇了会，终究屈服于自己的一时心软。即使不是为了这四具尸首，也该为过路人着



想；放着这四具无头尸，着实吓人了些！

她叹了口气，开始挖坑洞。



“各位爷，您瞧瞧，这江湖女侠叶盼融，虽是为了银两而四处抓匪徒，手刃之人成千上百，但从未欺压过善良百姓。她只是冰冷一如她的外号‘冰叶’，可从不作伤天害理的事呀！上回在东京，县令大人的儿子不知死活地看人家美丽，便要上前调戏，被打断一只手是那小子活该，可惜却因此让县令王大人怀恨在心。他不仅吞了她应得的赏银一千两不说，还派她去抓‘联山大盗’的四名头目，分明就是要她惨死在那帮匪徒手上；而，好个叶盼融女侠，在半个月內捣毁了‘联山’的总部与三个分部，并且花了三天带回四名盗匪的头颅……”口沫横飞的说书人连忙传述着最近的江湖大事，众人听得神往不已。

自从两年前江湖上出了一个叶盼融之后，沉寂已久的江湖中，又有了不少新鲜事可滋平民老百姓闲聊，更别说江湖上的人士为此而活络了不少。

没有人知道叶盼融是什么出身，没有人知道她年纪多大、师承何人，更没有人知道她武功的深浅如何，因为，她只与通缉犯打斗——而那些人都死了。其他蓄意挑衅的江湖人，总在出手之前呆掉了——被她的冰寒冻呆，或被她的美丽惊呆；何况她的行踪永远成谜。

她没有朋友，没有居所，更不与人来往。

点
绛
唇

出道两年多，世人惟一知道的，便是她与白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它便探不出什么了。她叫他“师父”，曾经有人这么听到过。

但，白煦是不可能当她师父的，毕竟年纪不合、来历不合，尤其是他根本不会武功。

白煦是“追风山庄”的二少主；而世人皆清楚开阳的追风山庄是商贾世家，有财有势，与江湖人士多有交流，却是不习武的。尤其白二少主自十七岁离家后，一直游历于名山胜川，多与文人雅士亲近，二十岁那年甚至与友人一同进京赶考，得到了状元之名，也是惟一个不接受封官的状元。他淡泊而潇洒地行走各地，并撰写一些游记。这样忙碌的人，哪来的时间收徒，更别说所有与他亲近过的友人，都证实白煦并不谙武功。那么，世人皆不禁纳闷了，白煦与冰叶侠女之间是何关系？

没有人有胆子去问叶盼融，何况她向来形踪成谜，只好往白煦这边探询；可惜那位翩翩佳公子，俊美温文的白公子仅是以笑应对，不置一辞，连他走得近些的朋友亦深感一头雾水。

如果叶盼融那一声“师父”叫得没错的话，再加上他们“师徒”从未曾同行于江湖之中让人瞧见，那就只有天晓得他们师徒之间会是怎么回事了。叶盼融终年奔走于缉匪擒凶之中，除了“冰叶”别号之外，更博了个“女神捕”之名。这盛名还是由刑部尚书吕大人口中传出，可见这外号的起源，来自多么高的评价与无上的光



荣。若不是大宋皇朝没有女官的前例，那么叶盼融的功绩，早该加封诸多御赐的名衔了。

不过，看来人家冰叶女侠亦不怎么介怀，除了擒拿罪犯领赏之外，她从未与官府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叶盼融——正是江湖上百年难得一见的奇女子，岂是一些自诩女侠，却毫无建树的武林世家娇千金们所能望其项背的？

在说书人滔滔不绝的口沫横飞中，一抹黑绝冷艳的身影，正飞掠过客栈外的雪地，只有遗留下的串串马蹄印，辉映着世人所神往的传奇……

江湖人传颂着的姣美容貌，此时正卸下黑纱帽，坐在溪水中突出的大石块上，以冰凉的水净去满脸的尘埃。

严格说来，并不曾有人真正看过她的形貌为何；那张过度被渲染的美颜，实则大多来自世人的无缘窥见，益加认定美绝无比。

比空穴来风更加美上数分的容貌，惟一符合世人揣测的——是永世不化的冰霜寒气。

从她七岁那年，冰霜已成了她性格中无法根除的本色，也之所以，她有了个新名字，叫叶盼融。取这名字的人，一番苦心不必言传自见分明，只可惜，惟一能令她冰霜融化的人，永永远远只有那么一个，不会再多，亦不会再少；除他以外，世人于她皆无视。





冰叶侠女，独来独往，不亲难近，将是她终生挂在周身的招牌，永不为人而融化。

掬起水泼向脸与颈，拥有一张丽颜，却从不曾珍视过。甭说没让胭脂水粉关照过，原本天生雪嫩的肌肤，也在今年初秋追缉荒漠双霸天，而在沙漠蛰伏了半个月，晒伤了自己，至今步入严冬，仍未痊愈；再加上简便的发髻，以及便于行走的布衣粗服，无法呈现太多婀娜。男与女的分际，在她而言并无太大的差异，犹如拥有得天独厚的容颜，亦不曾稍加珍惜一般。

实在是天寒地冻啊！刚才以树枝戳开冰块，得以掬溪水洗脸，这会儿又凝结上了新冰，将溪水密封于冰底。她抹开冰上的霜气，在如镜般的冰面上看到自己的面孔，也看到前些日子的新伤——一条由下巴划到左颈，直延伸到左肩骨上的匕痕，忍不住冷冷泛出抹笑。

毕生少见的几回软心肠，居然都招致自己于险地。那个落难的少女，居然就是她追踪已久的“千面妖姬”奉艳徕；更奇特的是，奉艳徕不忙着先致她于死地，反而一心想毁去她的容貌。对女人而言，消灭比自己出色的容颜，会比除去对自己有威胁的生命重要吗？

也幸好是那样，让她得以取下她的首级，结束她邪恶的一生。多少宝贵的少女生命丧失在她为了保有青春的手段中，这种妖妇，即使没赏银，仍是要诛灭的。

容貌向来不是她在意的事，但师父见了，怕



不又要念上一回。

想到这儿，冰面里映出了一张真挚的笑颜，不夹半丝寒意。

向北而去，愈见冰天冻地，但她温暖的归依却也正是在北方，她要回家过年。家啊！对她这孤女而言，是何其珍贵的拥有，即使“家”只代表了两个人共聚的地方——她与师父一年才见上一次的地方。

思及此，便不再对着溪水冥想，戴上纱帽，飞跃上她的黑马，奔驰在雪地枯林间，化为疾风一般的黑影。

“意境居”就是叶盼融心目中的“家”，而意境居的主人，也正是叶盼融今生惟一认定的亲人——白煦。

冬天乍临之前，白煦便已回到意境居。这个只有他们师徒知晓的荒村居处，不见些许人烟，也难怪得以遗世独立这般久远，近十年来皆无人知晓。

也十年了！清幽绝妙的琴声乍止，坐在门廊前，石桌旁的白衣男子些微吁叹了起来，俊逸优雅、不沾世俗污秽的面庞因回忆而失神。

十年啊！七岁的小女孩，已成为十七岁的明艳少女；而他曾是个十七岁离家的少年，如今也十年未归了。添上了风霜，洗去了年少轻狂。

世情是多么奇妙的东西呀！似乎冲动地离家，就是为了要救那位火灾幸存者的小命。当年





倘若他没有路过，没有因为好奇而硬是挤入人群中——他是这般厌恶过多嘈杂与人群的人；能有那么一次的冲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也注定了他必会冲入火场内，救出尚未被烧伤，但早已呛昏的小女孩。

打听了左邻右舍，才知道这个问题丛生的家庭会走至这步田地，不是没有征兆的。善妒而膝下只有一女的妻子，加上风流的丈夫与因孕而得以入门的妾，悲剧就发生在妾产下男婴那一夜。那长妻，纵火烧了一切，也执意要与所有人同归于尽，连自己的女儿也毫不怜惜。

这对当年只有十七岁的他而言，是不可思议的！尤其妻妾成群何处不见？他心生警惕于他所救的小女孩，也许也有其母执拗且玉石俱焚的性格，因此他教育得很小心。在那之前，他花了好大的心力，才让一个不言不语、没有表情的小女孩回复正常，但却无法让她得回七岁女孩应有的童稚与天真无邪。

不算成功吧！毕竟当年他自己就是个半大不小的少年而已，居然就扛下了教养的责任。然而他并不是个很好的师父，因为，他总是给自己太多自由，没有付出太多的爱去治愈小女孩心中的创痛。所以啊！今几个江湖上才会有一个嫉恶如仇的冰叶侠女呀！

是成功？是失败？近来，他已不大敢去定论了。

他们师徒一向极少有机会共同生活，尤其



在她十五岁及笄之后，又要求去闯荡江湖，并且惟一的要求是每年过年回到“意境居”相聚；那时他才真正地认知了事实——他的小孤女长大了。

她拎着小布包袱上路，由受人存心轻薄到渐渐打出名号。他跟在她身后半年才真正安心，任她去单飞；他也南下游历了名山胜川，如今，又过了几回寒暑啊！

两个月前参加“试剑山庄”少庄主的婚宴，知晓了少夫人乃是个十七岁花一般的女子，他才又一次迟来地发现，他的小爱徒也十七岁了，是该找婆家的年纪了。

直到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他的责任才算完结吧！他也有自己必须要解决的事啊！悬宕了十年，家书一封催急过一封，但他总无法在叶盼融未有归宿前，置她于不顾。那个看似坚强独立的小孤女，也有属于她不堪一击的脆弱，而他是她的师父——惟一的亲人。

迅疾而近的马蹄声令他凝神倾听了会，在十里外，那种奔驰的速度，大抵就只有他的小徒弟了吧！

唉！听说她又受伤了，这回要命地伤到了脸。女孩子的脸那般重要，偏她不珍惜。他起身步入屋内，雪白的衣袍在行走间飘逸如风起。

将珍贵的药材准备齐全，门外已传来叶盼融的呼声，那令人想念的低嗓音：“师父！”

温暖真挚的笑意在转身面对爱徒时展现。





他有一个冰冷天生的女徒；而他的冰冷徒弟最眷恋的却是他温暖的笑容，那令她有“回家”的感觉。

她站在门口，取下了黑纱帽，脚步却已踌躇了，与她激昂的明眸不符合。她强烈渴望他的怀抱，但生性地与人疏离又令她动作不得。一直是这样的，即使面对着全天下惟一令她信任的人。

白煦哪有不明白的！大步走上前，仔细打量着更加美丽，却不甚珍惜以致伤痕斑斑的面容一会，便温柔地搂她入怀，任她吸取他的温暖与关怀，拍着她的背，低语道：“怎么瘦了？又不爱惜自己，对吧？”

他边将她搂入屋内，伸手以袍袖一挥，雕花门板自动关上，不让北风再灌入烧着炭火的屋内。

他是个武功绝顶高手的事，全天下除了他师父与叶盼融以外，怕是不会有第三者知晓了；加上他向来不逞强、不炫耀、生性淡泊，于是天下人便道白煦只是名才高八斗的文状元罢了，他向来含笑而不辩解。

“来，让为师治疗你的伤。”他扶她坐在炕上，吩咐她洗净伤口，便转身调配他的各种药材了。

叶盼融拿湿手巾洗脸，也解开衣扣，露出左边大半雪白的肩膀。白煦调好了药，看了倒是一怔，他没想到伤口那般深长。



“躺着。”

他检视她面孔晒伤的程度，以及那道长疤痕的状况，最后仍是决定多加一味药，让她整张面孔都抹上白色膏药。每次见到她都是以敷药为开始，也难怪他的医术可以无师自通到各种伤口皆能治愈的地步。唉！还真是拜这小爱徒之赐。敷完了药，他检查她带茧双手的情况，才放心下来：

“一刻后可洗净，现在别动，我去准备晚膳。昨日猎来的山雉相当可口，看你神色不佳，不妨小憩一会，知道吗？”

叶盼融乖乖地点头，得到白煦温柔的笑容回报，拍了拍她的头，转身走入后方的厨房；而她也撤了防备，真正沉入睡梦中。有师父在的地方，她是永远不必防备的……

从小让一个男孩子带大，有许多生为女人该知道的事，往往都会给忽略掉，这是无可奈何的事。直到白煦对医术感到兴趣——他向来对书册有着不可思议的学习欲，由浅入深地研习之后，才惊觉有关女孩儿成长的变化，他竟是全然无知，不曾指导过他的小爱徒。

虽然师徒间整整差了十岁，但在某方面而言，他们是共同成长的。在叶盼融十二岁之后，他便将她托给一户教席人家的媳妇一同生活，每年至少有四个月。

这孩子不见得是顺服性子，只是安静而孤僻。他怎么待她，她便怎么过日，只是她心中在





想什么，他怕是摸不清的。惟一不容置疑的，是他的小徒弟无坚可摧的躯体里，有着对温情的强烈渴求，并且只能是来自他。

也许啊……白煦含笑地看向床上安憩的人儿，心中再一次喟叹。也许啊！不久之后，她需要的，便是另一个男子的温暖了，来自更强烈的爱情；到那时，他这师父的温暖，万万是比不上了。只是他对这女孩的关注，会因为她拥有归宿而就此放心吗？

天下父母心啊……未到三十的他竟也能够体会，真是未老先衰啊！

“师父。”浅短的睡眠向来在五更天转醒，即使困疲，也不曾因而贪恋床榻的温暖。叶盼融已坐起身，外头天色尚昏暗，但她已了无睡意。

白煦回过身看她，嘱咐道：

“穿厚些，咱们师徒好久没有一同练功了。”言下之意，当然是要到外头对打几回合，顺道看看一年来，她的功力是否又增进了不少。

她点头，单衣以外，套上了皮袄。每年相聚，白煦便不断地灌输她更多来自他亲自悟得的招式，经由对打中一一施注。只有让她更强，才得以使他远在他乡，亦能全心于游山看水，而不挂记于她。

外人都传说“冰叶”每年冬天必定闭关入深山绝岭中练习绝世武功，否则不会一年强过一年。近来江湖人更深信她身上必定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武功秘笈，私藏在某处，且是世人尚未发



现的。

子乌虚有的事，却成为江湖上野心人士的觊觎，致使叶盼融在擒盗匪的工作之外，时常遭遇黑白两道的挑衅；加上她从不满足别人的好奇心，往往对阻碍她的人除了一个“滚”字之外，便是挥掌相向，造就了更多的猜忌，与给别人找麻烦的机会。

从未做过一件坏事的女子，却被白道人士划入邪派范畴。江湖上的是是非非，其实不是以“好”、“坏”来界定，往往是以更多灵活的手段、世家各派间的交流附势，以及欺世盗名的表面工夫来评定。

无论名声如何，最终的，仍是要自己本身够扎实，否则便难在江湖上立足。什么样的身分皆有其烦恼，因此白煦不会期许自己的小爱徒改变她一贯的冰冷方式去迎合白道人士对“正派”形象的要求。

他只要求徒弟的本事愈来愈高强，那么，当她对抗匪徒，乃至寻衅想趁机成名的江湖人士时，能毫发无伤。两三年来，成效是看得见的。这回她回来，受伤的情况已不似往年多了。

狂啸的北风，卷起雪花成白色风暴，天空的雪与地上的雪全是森冷的气息，被雪花包围在其中的师徒，早已无视透人心脾的寒冷，径自过招数百回合。拳掌过后，便是刀刃相向；她在退开吐纳尚未完成的瞬间，便又疾冲向白煦。没有人知道她腰间的“银光”软剑几时抽了出来，便





见银光倏抖，笔直挺成三尺长剑，直往对方颈项挥去，凌厉的剑气逼人，周身雪花全往两边退开。

白煦些微一倾，银光一刺未中，却未收手，顷刻间他胸腹以上便在银光笼罩中。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叮——当”的一声，剑光射向雪地，入土三尺，只见剑柄；而柄身上，只轻触着一根细树枝，也是那一根树枝，让这回合的剑战有了胜负之分。

从不使剑的白煦，其实最拿手的便是剑器，但因利刃伤人，即使为了防身，也不必以剑傍身，那是他一向的坚持。不过，四年前他却为了小爱徒打造了“银光”这把剑。

“‘银光’几乎已与你的心思溶成一体。”他倾身挑起剑，在无人使力之时，“银光”只像条软趴趴的软铁，不见半点凌厉气势。

“还不及师父。”她轻道。

他微笑着将剑扣回她腰间：

“傻孩子，待你伤好了，咱们师徒再来一次公平的比赛吧！无须介怀。”

“敌人不会因我受伤而留情。”她看向飘雪的天空，不意些微抽痛了伤口，但不以为意，一心仍想着师父刚才防守招式中，出其不意攻击的招式，以逸待劳，反而难见其破绽。

白煦暗自心疼地摇头，突然想起什么，笑道：

“为师今年打湖北回来，得到一只上好的赤铁，适合锻打成防身的匕首，或六片柳叶刀。数年前读到南北朝北齐书卷中，得知‘灌钢法’正好也

